



讀史亭文集卷六

南陽彭而述禹峰甫

序五

鄧人祝樓太翁八十序

我觀世運鼎革之交兵戈倥傯英雄草昧號為興王上
佐顯親揚名聲施後世者蓋非一途其中亦有險阻艱
難天屬蕩析此其人雖富且貴終身有餘悲如溫太真
身入江東懋建非常而遙望太原終抱絕裾之感徐僕
射奉使北魏父在重圍而南瞻臺城徒勞蔬食之戚諸
如此類古不乏人以見天倫離合之際有數存人
位極人臣終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誠重之也誠重

之也以觀我大叅公之與太翁可以無憾矣太 八年
八十大叅公年甫強仕有奇計大叅公別太翁膝下二
十有餘年矣曩者九鼎欲移龍戰方興長白山鳴鴨綠
水沸遼陽傳浪死之歌戍婦斷青閨之夢於斯時也朱
雀旣劬庾信因之入關江陵甫陷文本折而歸秦亦古
來治亂改革氣數使然大叅公無如之何者也當其時
篝火狐鳴陳涉爲之號澤青袍白馬侯景因而渡江先
代雖肇造區夏歷三百年非前事可比然以堂堂皇輿
亡於李自成亦猶是也維時 大清皇帝蓋赫然震怒
焉謂二三碩輔曰嗟乎在昔江左有變百濟使者望建
業而灑涕繫彼廣明竊位雲申節度指三輔以揮戈况

夫明吾與國也敢忘斯義於是縛馬舌出火竈貫甲星
行誓師百萬直抵上都掃清宮闕得璽書於甄官擒寃
句於虎谷罪人斯得大仇以雪曆數有歸天命斯在自
古得天下之正未有如 本朝者竊以爲 聖天子之
神武不殺除兇湔穢千古無兩要之二三碩輔左右周
旋之力未可泯也則今之大叅公其一也然而大叅公
之意常有以自下者猶記順治乙酉及丁亥間公視師
楚粵用邊蠻方一駐節江漢一秣馬九嶷予時爲督學
旣爲藩司與公稱莫逆交見公眉衡間輒有憂者又入
其幕中伏枕多淚痕私訊之則以爲錢塘一水未入職
方二老垂白毛裏各天是用忉怛耳嗚呼是吾所謂天

倫離合之際有數存焉古之人不以三公易其養一日者意在斯乎閱八年而公乃乘使者車奉明詔以分藩大吏叅吾宛汝政予以故人且近稱部下謁公聽事入而問狀始知太公安車方寄寓代州為公迎養久矣噫是公所為二十年離膝下而今獲見之於險阻艱難天屬蕩析之後真堪一痛哉未幾而太公且以晉中來矣黃髮丹顏鳩杖苾履望之如角里浮丘諸公即之乃善飯矍鑠六博飛揚輒如壯歲年已八十矣由前而觀禦兒冰寒雞鹿塞遠南北分飛各餘萬里老父誰憐遊子靡依馬頭之角未長雁足之書莫傳此何如時也由後而觀車書一統萬國朝宗身為牧伯父作國老睽違半

生溫清一朝黃麻之泥書方下白髮之嚴君未衰此又何如時也然則值興王之景運著竹帛之芳聲風雲感召甚早箕裘遇合甚奇我公於君臣父子之間可云罕違矣是古人所難得者也此無他古人之天下處其分今人之天下處其合故也然則一父子之身而遂關國運之離合可易言哉穰人德公無已乞言為太公壽知太公所欲聞無如此者其他大叅公政蹟撫綏摧陷之功固已見於前說矣

張奎菴初度序

順治十年四月二日為汝南張大將軍懸弧之期宛之薦紳孝秀以及三老農人各製一卮為大將軍壽且借

能言之士紀其盛例及予予進諸君曰諸君亦何言則
曰將軍與子大夫為僑札交且十餘年將軍素履唯子
稔知之子不應無言且將軍與子同官楚當筭路藍縷
之時將軍開幕府於鳳凰山上率甲士數萬用過不庭
大者成禽小者就戎索於時江漢澄清南人不反楚人
至今像為軀祝之目睹其事亦無如子子不應無言予
曰唯唯否否將軍鎮宛八年前此覽揆之辰綴文之士
業亭亭有言矣唯予亦且有言矣奚此之贅諸君則翺
翺然退而更有請也曰子忘將軍之所以鎮宛者乎曩
者天未厭亂城無完堞申穰之間斷斷如也白牛以東
馬圈以南幅幘千里石田無所用之自將軍至而流民

日以緇屬至今且家有蓋藏中產以上可以具鈞駟誰
之賜歟子不應無言予曰唯唯否否此說吾前此亦有
之獨是將軍所以治兵為向言所未盡者今且與諸君
昌言之可乎將軍之兵強半出寧南戲下世之所謂不
逞者也自得將軍為主帥如王良造父之於御諸凡蹠
齧跣弛之材一入銜勒則轅者轅駮者駮左之右之馳
之驟之皆有規矩勿相軼又公之治兵如醫之用藥惡
草毒蛇本以殺人而入良藥之手則足以引年其大者
無如屯田一事宛城古帝鄉為前朝朱邸湯沐邑多曠
土公率偏裨以下至於百夫長躬墾若干畝火耕水耨
各以主伯課其勤惰茶蓼朽而黍稷茂八年以來野無

與草博望涓水南北數百里皆成膏腴人且曰此召杜之舊壤也公今再啟闢之矣夫此羽林孤兒止尺籍日仰給縣官無事則如澤中之麋時蒙虎文以魚肉間左有事則日費太倉之粟如流泉揮赤仄佐擣菹如泥沙稍不得意則揭竿而起矣曰無奈此饑何也此由於平時游手爲亡賴子不知衣食之原也公以屯田當治兵深得兵農合一遺意且令此羽箭橐鞬乘此寇盜衰息之時化而爲鋤趙爲襪襖則胼胝習勤人有京坻之積天子方有事西南內帑之儲或有時不及期我師不至無穀色則亂無中起又公生長豐沛習見皇帝以馬上得天下每以獮狩之期教以躬獵纘武逐伐狐兔風生

火出以爲樂而其實攻圍擊刺之法略具於此則公之餘事耳昔趙充國在金城圖上方略諄諄以屯田爲言後世邊將以爲師而諸葛武侯治新附之蜀羊叔子圖方盛之吳每於屯田三致意焉公今者大抵無慮皆悉此指矣抑予嘗讀史至漢武之際有感焉爾時皇帝方好武大將軍青同六將軍出北邊得河南地築朔方郡嚴助朱買臣等招東甌唐蒙相如之徒啟夔邛黔中凡運饟千里十餘鍾輒得一石當時心計之臣如雒陽賈兒弘羊南陽大冶孔僅止知興鹽鐵之論擬平準之法不惜以天子爲商賈抑何不返本而逐其末也使當時有如公其人者碁置星羅於要害邊塞之處令茲良家

子弟平時載南畝勤東作一旦有急則芻艾餼糗不苦無出於以削平禍亂臣海內子元元何有哉嗟乎彼時漢興已七十餘年今我皇上開國甫十年而我公能用此法以鎮宛推之天下之為將者準此法行之我知無病國用之不足如漢武之時矣諸君試執此以為大將軍賀是吾前此言之所未盡也將軍且欣然進一爵曰是吾志也而未逮也

郭太守初度十三城公祝序

易封建而郡縣秦制也秦制有千百年不可變者此其一端也漢起山東提三尺以有天下踵而行之太守之權與將軍並重李廣之在雁門魏尚之在雲中張綱之

在廣陵李固之在泰山皆以太守而兼兵事後世專其責於撫字以為二千石牧民官也其權視古為輕然而祁寒暑雨小民之依於是乎在固已不啻重之矣宛敞國也於中州為南徼昔周盛時汝墳之化在焉漢自召杜兩公後宛之為太守者蓋難矣守即甚賢人且曰有召杜在稍有不稱則曰是何可令召杜見也今燕山圖翁郭先生則真繼起者矣公以弱冠登賢書生長三輔習聞冀州平原故事其為太守之錚錚因地得名者此必有故矣入宛以來見宛之城郭殘毀閭左蕭條對父老而流涕焉曰嗟吾民是二十年干戈水旱鳩面鵠形之餘魂也近者滇粵未闢六軍南下統以宛為襟喉輪

蹄輻輳戶口流徙民之不聊生者一矣近年河伯肆虐
日事修築剝赤子之膏血付濁水之泥沙又郡邑距汴
迤邐千餘里庸租為難民之苦於奔命者二矣有此二
難而又天災流行饑饉薦臻民間采稻而食藜藿不飽
是三難也如是而為銅墨之長者猶不啻濡休養與草
菅俱盡則南陽真不可問矣為下尺一之令與州縣約
曰若不記尹鐸之治晉陽乎與為繭絲寧為保障乎若
又不記陽城之自註下下乎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乎凡
我公之齋祓神明嬰孺部屋者一一皆出於至誠而不
徒三令五申之文而又繪監門之圖賦新穀之詩為魯
山於為之歌為道州賊退之辭幾於叩闥而請補牘而

進矣於是十三城之刺史大令皆奉公教唯謹亡不冰
蘖自礪如飭簋簠如守女貞懼以自點且曰如負公何
當是時民生亦少息肩矣即竭胼胝力出毛髮絲粟以
佐縣官亦曰分固應爾有我公之恩勤不敢告勞也近
日 朝廷遣大吏省察災傷或減田租之半或復本年
徭役以受災輕重為率宛南一塊土疾苦得以上聞膏
雨得以下究承流宣化皆我公之仁也不然我公而上
有監司監司而上有兩臺使者今巡方已久撤還都御
史開牙建節位分懸絕若使民瘼不以關心封殖止以
自固上之人何從而知之閭閻其何賴焉向之所為三
難者得我公為敷奏而監司臺使者有所本以達之

天子天子有所憑以愷澤下國殆駸駸乎其有起色矣
八月某日為公覽揆辰十三城屬吏治一觴為壽部人
彭子聞而善之曰此非十三城屬吏之意而十三城父
老之意也父老不能為言而長民者代之言亦猶行古
之道也已夫熊經鳥伸延年之道而非壽國之道鍾乳
烏喙沿其名則止以伐性得其理則可以長生此其說
可通於為治矣公保合天和鬢髯丹顴望之飄飄如洪
崖浮丘諸仙人其期願所至有不知其幾甲子者矣而
諸君所以壽公者不在是曰公固所謂得壽國之道與
長生之理者也非曩者秦漢諸公區區以材勇見長者
所敢望也謂召杜至今存焉可也

麻將軍初度序

今以老革司兵子若干人雕弓大箭驪裹若干蹄駐要
害以防不虞賊方隔巨浸去來不可知其廬舍儲糗一
切取給於地方且與居人習為一家未有不騷動而怨
生者久之而詛出矣又久之而腹誅之矣求其與地方
相安十不得一焉不惟其安又從而稽顙奔呼爭執豚
肩一卮酒為當事者壽惟恐不足則執辦香祈冥福恐
後又百不得一矣我所以異乎麻將軍之為之也將軍
以去冬來鄧歷茲凡七閱月鄧民若不知有兵兵亦若
忘乎身之在鄧也凡鄧人婚嫁喪祭諸大事以及里社
報賽烹羊炮羔相過從無往不與軍士與為勞苦軍士

亦出大官緡釀牛酒必與里人共無幾微甲冑之色或與里人誓為兄弟歡如中表疾藥困阨相為周旋罔懈勿論逆旅過客難之即族屬媿睦者難之矣其謀者羅卒一布帳置郊坰取火服烟先以讓之行路人南至襄西抵鄴及均鄖數百里而遙房竹蠹動不信宿可達羽檄紛沓健兒如乘白駱駝日行五百里戴星奔命毫不以煩民間尪羸公曰吾念茲一方重困耳本以防盜盜未至而先擾之是與於盜也於是軍士皆能奉行公意唯謹而公之威在軍士德意遍問左間豈顧問焉昔人謂人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吾竊謂周公瑾不及見自吾與麻將軍交庶幾近之將軍以將門子自

統袴起家與突起行伍者不同能自下有儒將風殊不似武人又不以地望驕人猿臂燕領具封侯相在先朝從楊武陵以宰相行師立功秦楚行致大將軍會運值鼎革登壇不果六師渡河英豫二王知公為名將遇以國士念宋州為中州南北咽喉俾公以副元帥駐其地是時劇寇雖逋逃南逸支黨兩散而草竊在中原者憑險未下公大小凡三十餘戰繫渠魁致闕下脅從罔治化刀劍為犁鋤數萬人未幾河北大行一帶蟻虱伏起角犄林慮孟門諸山皆響應蜂合懷衛數郡且號號矣天子乃俾公往討之公為出奇計剪除解散如在宋州時此公將略之大端今日之司馬職方氏知之他時之

景鐘旂常載之者也。今年春客有自河內來者為言彼中士民思公具牒數十百紙上控直指以冀公旦夕歸則鄧民之今日勿忘公寧遠在懷人下究之無加於懷人也。皆公之有以致之也。茲六月念六日為公誕辰。維予初不知聞父老子弟言則喜父老子弟又慙慙求予文以往壽之則又喜喜有以報公得盡之於言也。雖然言遂足以報公乎哉。世之鷓冠虎幕以有事駐他郡遲之又久求如麻將軍則可矣。吾不知麻將軍而外果何如也。

高鄧州初度序

今天下尉侯萬里罔不臣妾唯西南一隅沾王化稍後皇帝咨大司馬方勤六師往治之。鈎陳雲旗烜烜獵獵號曰百萬用過不庭。南陽帝子鄉居中州之咽喉為子午孔道王師之所經臨。士馬芻糗軍儲繁費以巨萬計而鄧幅幘尤廣。租庸獨劇於十一邑。我父母烏程高公戴星臨宛與藩大夫三原王公郡伯易水郭公措置經營略無難色。鄧民若罔聞知時敬謹親王大將軍喜甚。王師得資其騰飽踊躍去真所稱從枕上過師矣。師去我公來某乃得從耆舊孝秀後慰勞我公。公告我以故則以為鄧凡出糈若干犒下執事酒脯若干里夫若干視他邑倍之。鄧苦矣於是憂民之色况瘁形於眉宇若瞿瞿不自安者。予退而念曰甚矣大夫之不忍用我民

也昔漢武帝方用兵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且告武帝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後竟賜爲關內侯以旌義夫今西南用兵正卜式急公之日也鄧叨居中土自 皇清膺錄享太平九年人無晨服犬不夜吠即悉索敝賦以佐縣官誼固應爾曷我大夫不少即安也乃二三諸生則又言曰大夫之勤我民尤在河工一事夫河之自古爲患不具論獨計我鄧去河千八百里不過此間左彫敝之子遺更番興作幾一年所非得我公屢牒上告藉手河使者以聞得稍休息則吾鄧之死傷流亡監門之圖莫能繪已乃今年封丘孟縣等處又復河決誠恐當事者踵前以勞吾民在朝廷方有後命

斯我公之焦瘁夙夜正未有已耳抑我公生長吳越名邦鍾浮玉天目之秀則蜿蜒奇拔森鬱之氣所謂生而有之者也而又幼嗜異書廣交偉人博覽方寓以內名山大川之雄概於凡古今興亡得失成敗以及 朝廷之沿革人物之豐耗風土之剛柔嫩惡無不了然胸中則一行作吏天下事又何足爲我公難哉在今 皇帝龍飛之二年八閩居海東南天使未通公同大將其奉天子璽書用宣德威於湖山萬里之外陟芙蓉之絕巘捫牛女之星紀間出奇謀秘略爲當事者借前箸以故海舶艤舳山谷蟻聚罔不化鷹眼而懷鴉音皆解甲與熊耳山齊而去左燼黃屋如真定尉惟恐後此其事

天子亦知之聞人至不能言之矣至如飭簋簠如水壺
聽斷兩造則燃犀而龜卜而又仁愛好教化如文翁之
治蜀視民如子如翁卿之治上蔡置之循吏傳中曾未
敢一二比數也會仲冬某日為公覽揆辰郡之耆舊孝
秀軒菊井之芳醴挹倚帝之天漿為公進一卮祝曰
朝廷仁愛特簡我侯我侯蒞止克宣其猷既有室廬亦
有田疇楚楚衣裳惟侯之由是月天子乃駕鐵驪盛德
在水黷龜兆吉惟公篤生是月懸弧花洲燦燦湍流瀾
瀾惟予亦隨耆舊孝秀後為洗爵奠俎而言曰我公之
德兮弗而康造我鄧兮惟居允荒昔無雞犬兮今有牛
羊惟召杜之在宛兮叔子之在襄公處中間兮是曰古
穰豈謂古今人不相及兮蓋左提右攜而相望樂只君
子兮壽考不忘維時國人鼓缶堂下而作歌鄙師鄴長
里宰鄰長之屬爭持一觴為公壽公醉予與耆舊孝秀
輩亦徑醉矣

州守陳碩龍初度序

漢唐宋取士之法不一或舉孝廉或以聲律或以制策
至先朝則專以明經帖括為本而其博學弘詞於二三
場見之較前代為囊括往往偉人輩出如東鹿王靖遠
驥濬縣王威寧越以及王文成于忠肅諸君皆以制科
起家奏將相勳竹帛爛焉人豈曰書生白面不能跨馬
穿札哉於此見制科之中文武合一之道也我 皇清

創有大統崛起馬上左為中國除殘賊是為續先代統
而得天下之正為漢唐宋所不及於取士一法人且曰
制科無用將為本朝所輕不則或暫用之以羈縻文士
未必久而不窺識者曰不然昔劉季以三尺造漢業自
謂不事詩書世傳其溺儒冠乃彼時一聞陸賈數言輒
納之不聞有所齟齬汲汲用叔孫通輩經營綿蕞之間
為後世立隆安在所云禮樂百年哉我 皇得國十年
凡輿服旗幟賦役出車諸大政不免視先朝有所損益
以昭一代之尚獨取士一道一倣前朝舊制行此八年
矣辛壬會大比 皇上豁然欲以文事治天下謂宗伯
臣曰二三從龍之彥業以闕闕致天衢碁羅星置於方

州之間然國之俊秀子弟從我遊者我能尊顯之若使
讀漢人書識漢字不從制科起家人且謂如紈袴何毋
亦羞朝廷而薄三韓之士耶維時禮臣曰俞繕疏請

旨定以鄉會兩闈一准漢人例名額若干 帝制曰可

當是時淮海陳公頊龍先生以前代副戎坐收江南功
勒名旗下將以原官赴職方建牙專城一日謂其長公
曰我與若生長江南少年習舉子業不第因蠖屈就此
良非素志行且擁盾鼻揮戈爭橫草名聖人方臨雍拜
老投鞭講藝何如通籍金閨之為愈也於是長君曰善
操不律附乃公後入棘闈與海內豪俊鏖戰凡六日夜
兩發兩捷如取諸寄送登賢能書成進士於是頊龍先

生乃盡哀其生平制義公之海以內比於武事如晉魏齊梁後得見昌黎真有廓闢摧陷之功不則或眉山蘇氏父子再出人間也宜前後售知於歐公耳私念制義一道在前朝工於大江南彼中當六代之餘烈據東南勝概巨浸粘天龍虎盤結又爲孝陵豐沛鄉擅三百年之長固宜矣今者 本朝起東海士生白狼鴨綠間人胸中具興王之氣以故發爲人文與江南爭勝如公者固以生長之地與所從遊之久而兩美萃焉者也昔庾子山自朱雀之役轉入長安其所著書獨顯於周而不附於梁陸機年廿餘入洛後見張華文乃大進葛洪比之玄圃夜光雖繫於晉而實出於吳合二子以論我

公其他日制作成名爲本朝蘭臺石室所依毘必有所歸矣而豈知我公固淮人而且以副戎始基者哉而其白蟬半生叨曲江末座早齡作令牛馬晉陽壯歲又宦遊南國蹉跎於三湘五嶺牂牁之際銅柱未標蕙苾旋興今且老矣自撫衰朽無復四方之志獨是明經帖括一道未盡遺忘偶從坊間見君家父子制義忽動鉅鹿之想今公奉 天子詔書守吾鄧昔讀公文今見公人其何能不欣然慰周饑也時防守麻將軍以及守禦沈君馬君索君張君俱托公宇下飲公醇以公揆覽辰介儀曹李鑑湖屬予爲文觴之諸公乃纚纚向予言公爲人其材而介也如此共爲我鄧民則豈弟而樂易也如

此頃者大水齧城四野白波如在孟諸震澤中人家廬舍五稼飄殺幾盡公騎馬城頭廢寢食率丁男墜其潰城以全乃請命於諸當路為我民恤災患其租賦所出以供大農度支絲毫不以病民猾胥侵牟乾沒之弊蕩然洗矣而尤以宣王宮殿為念以為稷下垂聲闕宮作頌匪異人任待章縫必以禮長老言五十年來州大夫公實尠儷矣異時河南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可決也公獨以文字為說何隘也予曰不然是所謂以文章飾吏治者也豈惟先朝靖遠文成諸君為然又將見之本朝矣是予所謂制科之中文武合一之道也噫制科取士之法為不可易已

前題

鄧人曰我父母陳公之子吾鄧凡二載有奇我民於其壽則執辦香頂祝之迨此凡三見我父母力卻之曰天消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曷有恩勤哉鄧人曰舍此固無以報公也於是率執長里司之屬長跽致詞曰氓生也晚前此承平世祖父休養生息咏歌太平我儕小人不及見之往者蚩尤竟天旬始出雍梁間突騎東走關東流血我鄧居宛洛孔道綰轂褒斜析酈巨猾出沒必經不腆鄧城與戰骨爭平東望白牛西瞻六門鼓狐晝嘯怪鳥爭喧人生其間幾無遺種不絕如縷所以天下之苦宛為劇宛之苦鄧為劇夫人民流亡則土滿土

滿則百貨不聚昔之所為一畝數鍾之田今為甌脫鹿
 兔窟其中求所為儋石之子僅存四壁 朝廷大賦軍
 國需尺籍百不餘一若是鄧人曷賴焉我公曰人惟不
 以家事視國耳民非天生地產也在吾媪媯撫拍之耳
 尹鐸之任晉陽專言保障不事繭絲陽城之治道州勞
 於撫字拙於催科皆所以生吾民也我公於是得此意
 而用之護充末衡護音絢護充管子言心之營求充動也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橐籥宙合近
 里井鄙舍間哀鴻聿歸遺惇是孳漸以有人我公備厥
 規軸減溜大成為我民鬻牛給種經營斥鹵中穀芟搶
 刈別苗莠列疏邀上之租庸調稍稍出三分之一以佐
 縣官下則恤老羸養孤窮以响濡於苧蒲襪襖間無朝

夕暇鄧迄可小康我公為烈昔東漢之季經赤眉之亂
 建武御籙班史頌之曰肇有父子更造夫婦我公今日
 之於鄧亦猶是夫且夫士者民表也漢唐宋太學生得
 以上書陳言談國家利弊先王所以待之者甚為隆重
 我公以名士起家尤雅意作人徭役諸雜差不在兩稅
 之科者一切報復不與俾士子得一意究心帖括之業
 奮翼青冥其中材年邁者亦得暫息肩甕牖訓厥子弟
 以自異於齊民前此未聞他郡縣未聞也剖兩造如觀
 火園土草生民無肺石之冤間有非種為嘉禾害鋤而
 去之不後時此輩奸宄或庇身公府藏衛霍牙校中以
 為城社憑公擊之不遺力勿俾漏網於吞舟以肉吾赤

子往時臺使者與藩臬掾吏之牒郡縣者莫不霆其怒
虎其皮以抗禮於聽事至我公則蛇行膝語勿敢肆公
亦廝養待之若輩且屏息齧指去又何必南陽朱季哉
公簋盞必飭日用魚蔬視市價常浮一倍每公出稅舍
脫粟飯一盂清茗一盞皆行厨自攜不以煩供給其自
奉淡薄又有如此者公冢君弱冠成進士公教之如諸
生勿令仕曰少年登第古人所戒務老其材為異時公
輔地不似世人汲汲以榮膺為念公於書無所不窺尤
精於兵在先代奮身驃騎業致黃金印如斗懸之肘後
當本朝龍興乃頰首復為文人以科名起例選今官
為將為儒生又為循吏公真不可測哉昔卓茂年七十
日春秋正富岡陵之頌遲之又久請從此日始矣

壽鄧守馮公初度序

春秋傳曰鄧侯吾離來朝言朝魯也斯時平王東遷文
侯作命天王失八柄之權魯姬公後稱秉禮之國朝魯
者朝周也則鄧人之忠非不為叨憤地氣然也後以南
鄙鄙人奪幣一事併於楚國小而孱居蓼鄆之衝不足
抗大國供蠶食矣往者寇起秦隴蹂關以東羽林之卒
手挽金僕姑塞螯弧之旗與赤眉角可二十年債帥居
為奇貨以鄧為戍朝夕以魚肉吾民社屋矣餘鴟猶啗

我雉堞不潰者三版噫鄧民無遺種矣僅存者百六之
餘明其與禍患相始終也以中州視天下以鄧視中州
苦爲劇尚可爲哉今 皇帝十有四年歲在丙申天官
冢宰爰以我江右馮使君來治吾鄧鄧之遺民時則有
若孝秀某時則有若州長某時則有若黨正某時則有
若族師閭胥比長之屬謁使君而進之曰維天維祖宗
不忍棄鄧故 皇帝遣使君來先是鄧人先正李公填
撫虔州與公有舊好先正之弟截截爲鄧人言之鄧人
意中有公非一日矣非復曩者蒞吾土不知所爲何人
者比也其責公也詳而望公者奢則聚族而謀曰鉗盧
淤塞庶草繁廡膏腴石溜何以闢之六門舊堤荷鍤成

雲靈雨桑田賢於桔槔何以復之子午孔道申宛之喉
冠蓋相望芻茭是需牛車負擔何以省之孳犢草馬雞
豚若干葱薤幾本鹽米瑣細何以周之則又曰野有狼
莠罔利嘉禾擣菹六博姦宄攸斃何以除之則又曰里
有俊民子弟弗率紈袴悖淫自即匪彝不知稼穡笑其
祖父何以教之凡茲數者皆所爲責公詳而望公奢者
彭子聞而笑曰是何足以難明府哉夫當建業不守朱
桁兵敗江總入隋之年庾信歸周之日公也臨江誓衆
借賓王而草檄奉表勸進遣溫嶠以緘辭凡此舉動固
可望之委瑣齷齪之人乎迨夫天命有歸大物已定公
乃慨然於許平仲王景略之爲人走北平而上書謁選

人而受吏爲蒼生起所謂華子魚自有名字海內之人無不知有盛孝章又不止鄧民爲然矣閱明年丁酉佯來爲言鄧民之所以責望公者今且次第舉行有成效矣噫是何足以難明府哉觀人者觀其素而已則吾鄧之所以責望公者亦以其素也其先世臨江與公桑梓相望世有婚媾自始祖徙鄧迄某之身五世矣聞之先大父時言豫章風土人物之美文章節義之鄉而峽江馮氏尤爲望族桀雋挺出當世論者比之關西之楊汝南之袁居嘗歎曰安得當吾世而親見之不謂天錫哲人來守是邦不腆殘穰待君再造鄧亦何幸哉維時某策名幕府羈旅潭州聞公以六月某日爲懸弧辰聊作輿人之誦以佐公堂之觥君無笑曰橘踰淮而北爲枳鄭刀宋削遷其地而弗能爲良彭子吾鄉人其於文也亦然矣

張將軍初度序

宛一都會也東達淮汝南控荆襄北走河洛西引武關商於是昔賢所謂用武之地而國家之治亂每每視他郡爲先被之漢高帝起豐沛借南陽爲入關路大業以成建武中興一時雲臺之英半出白水蓋嵩河居天下之中而中原風氣所聚又多在宛是故宛之所係在中原而中原之所係在天下也先代末年秦氛煽動蹂躪半天下而宛南一帶苦尤劇坐以郡屬多山連綿嶠嶢

洞壑迤邐窈窕析酈多礦往往不逞之徒萌芽其中伺
釁為亂以故黃巾黑山之侶以為窟穴大兵至懸車束
馬不能入則又退退而若渠乃猖獗如常所以宛民二
十年來受兵革之禍者十室而九揆以剝復之理小往
大來之運聖人崛起再造夫婦宛當不至虔劉歸於靡
種之鄉也居亡幾何 天子乃命我張大將軍得以闡
外權持虎符鎮撫其地是歲丙戌二年也我公生長三
韓為 新天子豐沛湯沐之區雲龍風虎有開必先略
如盧綰與漢高故事早歲倜儻有大志兒嬉時輒以射
為戲猿臂左右力彎三百斤弓而又好讀陰符黃石諸
書不好野戰學為萬人敵其素所蓄積然也先是親藩

南下略江楚南北地維時武昌左寧南侯領百萬之眾
洶洶不知所為戈船戰艦蔽江而下勢且糜爛豫章吳
會無可收拾公乃於潯陽江干謂眾將曰天命有歸大
物爰集昔韓淮陰仗劍歸沛公起家於連敖鄧仲華策
杖從世祖於河北今其時矣於是親王一見若平生喜
甚自以為得公晚遂推轂為三楚大帥當是時隻虎餘
孽尚跳梁於綠林長坂之間攻南郡急旦夕城且下公
出奇計自夏口兼晝夜行三百餘里直搗虎穴殺賊四
萬有奇所得鎰重男女牛馬稱是未幾 天子念中原
重地如前所云非公不可公遂奉簡書移幕府來宛公
乃與左右偏裨諸帳下兒約曰宛新出湯火墟里烟寒

我兵駐節其地勢必卵翼調護此元元為第一義於是招流亡給牛種延醫藥恤孤煢諸凡皆從我民起見而又整部曲嚴號令有取民間一笠蓋其鎧者誅不赦蓋至是而宛人有生機矣於是剪封蛇於鄖浙殲短狐於光固與為摧虺與為塞蟻勿為滋蔓難圖勿為養癰待其潰數年以來犬不夜吠人無晨服大河以南得以息肩人人高枕卧者此又將軍之功也將軍之功在宛宛安則中原安中原安然後東之淮汝南之荆襄北之河洛西之武關商於一帶可以有磐石之固泰山之安矣皇上聖治維新行且論功行賞分茅胙土傳之無窮豈區區我民桑戶繩樞所能祝頌其高深哉然我民究竟

不能已於言者良以我公德澤沁入於人心而不能去以故父老子弟冠蓋以及嗇夫輿臺之賤以公攬揆之辰皆爭持一觴為我公壽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蓋謂此也且乞蕪詞於予以佐觴以予違為楚督學時得以兄事公今日又從士大夫後稱公部下編氓在公覆育之中不敢以不文辭於是從其遠且大者為公質言之挹彼菊潭滿引而進公其無辭

分守汝南樓公初度序

今上甲午乙未間南詔黔中之寇枝出東西川延及房竹先是豫楚大吏上書設戍兵於鄧鄧距漢水百里賊豕突則鄧當其衝故戍兵之設視他郡為急顧前此受

事者為雲中麻副戎名肩揚將家子治兵有律兵居鄧可二年與我民相安亡何麻以陞任去肅州一時民家盆盎靡牖不保其初若葦齒斷斷與我民為難攫室中藏為一快擄捕廛市為空而又斥候偵調以殘黎為驛卒奴之矣民弗堪也鄧刺史痛心傷之乃微以此意上控諸當事未幾樓使君乘傳抵宛則首及戍兵一事單馬歷新野走大堤既入吾鄧檄千夫長百夫長飭之曰若輩健兒為朝廷捍牧圉毫不法去賊幾何有三尺在尚慎旃哉於是一聞令出如盛夏負冰霜罔不攸戢歷冬涉春民以寧止不啻麻公時父老因公仲春壽辰執辦香往祝乞言不佞某維時則進父老而告之曰公當

鼎造之泰運附六龍而東來節鉞凡四出矣一使楚一使晉一使秦今則使豫其使楚也在順治之二年江漢未澄苗猺負固洞庭江黃東接彭蠡南連蒼梧巨寇因而跳梁如歐史所傳馬殷父子之在長沙高季興之在南郡公奉天子命同今閩浙總督佟公出奇師搗其營壘擒渠帥築京觀開辰沅邵陵一帶定五溪百蠻之地不減馬新息之勒銅柱而柳公綽之銘武岡矣曩時某為楚督學時所目擊者公在岢嵐居萬山之中西控河湟北引雁門上谷是唐祖發蹟之地五代李國昌父子借兵倡義之區也我公經略之謹器幣蒐軍實河東股肱屹為長城其懋績大略視楚云又其甚者某將軍

以債帥肉公所部公執簡與之爭 天子直公付某司
敗仍用公以原官分藩西陲建牙靖遠夫此乃所稱西
羗吐谷渾舊壤也張軌竇融諸人常用之矣高昌薛延
陀之戍壘斷隍猶有存者乎其難治又甚於楚晉公一
一得其要領而撫綏之罔不率俾此二者則予聞之薦
紳先生與見之邸報最詳者於是 聖人南顧中原進
冢臣謂之曰楚粵用兵密邇豫南徼聞司馬上書言房
竹郎襄間伏寇未靖凡十年于茲毋以糗糧儲峙不繼
戎兵罔詰為六軍羞維參政臣某具將相材從 先皇
帝歷試行間有年其以若往則公之自楚而晉自晉而
豫皆出自一人意非若他人之以選人例資地陞轉為

也吾鄧人所感公者一端耳此何足以盡公哉且汝不
見方城近事乎方城北山嶢峩盤紆中如杵臼狹斜路
如馬脊如牛角中乃膏腴如仇池往往為綠林窟穴山
東鳴鏑逃遁者倚為淵藪乘間出周道齧行人有日矣
公唾手跨馬往殲之游魂靡所大河以南無蓐食夜柝
之警異日者不為鐵脛銅馬之先資皆公力也夫禍形
秒忽之間而事阻因循之蔽疽蓄癰潰寢不可藥殷鑒
在懸惘乎餘疚公真有心哉吾鄧之所感公一端其實
知公亦一端耳衆父老則揖某謝曰小民之所知者凡
以為鄧也子大夫所言者則在楚在秦晉與夫在豫其
大者穆如作頌是在申伯之卒章矣雖然自此以往我

公方進秩大中丞以節度同平章事圖姓字於麒麟誓山河於帶礪請從此日始則我公之壽豈可量哉凡我與爾之所以壽公者凡以為鄧也

亢撫軍初度序

予所見古來瑰瑋非常之士遇鼎造之運寅亮天工翊贊草昧第見其分光竹帛為羨風雲龍虎之遇不知此中有天焉不關人事也其誕靈有地遇主多奇後世追論者等之豐沛之湯沐南陽之戚里矣若是者吾以得之大中丞亢公云其十五年前縮長民符於太原聞晉陽長老云公為河東巨族今汾陽蒲坂間每有聞人往來淮泗維揚攜重貲巨萬以佐縣官一日之用下亦急

人緩急不問其償在昔人任俠傳中固約略可得而稱之公生負聖童之異與夫慧業文人之目甫入膠庠名動雞林在公方挾不律三寸隴廩一斛乘茲舞象之年唾手秦鹿取青紫如拾芥行且執牛耳主齊盟鞭策山東諸侯附庸曹檜有日矣乃太宗皇帝天啟龍興略地汾晉公年甫垂髻即為世所知名遂應物色叶于夢卜此正如漢世祖渡河耿弇來自上谷唐太宗入關房互齡李衛公遇於三輔趙太祖西征得張齊賢於洛陽其人始則逆遘終作台衡明良出於羈旅感召捷於呼吸此吾所謂天焉不關人事者也維時先皇帝知公為異人拔公金馬石渠間讀中秘書專主文翰凡宣布

中外詔檄一切大著作皆出其手蓋公與先帝所早
作夜思揚于文告渙汗之際者十有餘年定鹵簿肅威
儀出入叔孫通賀循之間為中國雪恥除兇殄滅寇虐
彼李昌國起雲中削平廣明之亂劉裕起丹徒靖孫恩
盧循之氛功烈固不啻倍之大氏廟堂之密謀禁中之
頗牧今皇所以奄有九有不基萬年公力多也今順
治十一年聖人南顧中原惻然念曰豫天地之中也
於人為腹心人之疾疹中乾先受於腹心而後延之四
肢未有中原不治而海隅日出得以乂安者西南方在
用兵百粵雖下牂牁未開兩川雖收昆明未靖豈五帝
三皇之土宇而忍膜外置之古來大一統之規先從中

原始凡車徒之所往來休養士馬轉餉牧芻之所煩費
中原當十之七帝曰非公不可一時諸王貝勒固山豕
宰諸大臣俱推轂曰有如王言匪公莫任於是公乃持
大中丞節填撫兩河顧兩河弊極矣先是闖逆煽亂宛
洛受創獨劇乾坤更始喘息未蘇繼河伯不仁宣房日
潰熒熒子遺以有限之膏血傾無窮之巨浪不知凡幾
矣庶幾少休息我乎曰惟公夫閭左衰耗美壤化為石
田百里煙寒牛犢貿於刀劍以今日而議屯田他省猶
勉行之河南南陽誠不可問也所謂有屯地而無屯人
也無已其軍屯乎以所在之兵墾所在之田自開歸南
汝兩鎮而下視此矣庶其少變通乎曰惟公且攬西周

之舊地保無有著作弘深爲西漢文運開先如賈洛陽
其人者乎披汝南之輿圖保無有風尚高潔互鑒內朗
如黃叔度許子將其人者乎若夫王氣鬱於春陵雲臺
聚於白水搜賦材於梁苑訪俠烈於夷門則臥龍鳳雛
劇孟信陵諸君子又可得而指數之如是者皆公几案
間物也其亦取而颺厲於天子之庭乎曰唯公此數事
者我公饒爲之然兩河所以望再造於我公豈有涯哉
抑古人有言大器晚成馬援矍鑠而定南方鄧艾王濬
爲晉家成一統之業俱當垂暮事固有不可一概而論
者我公今年方三十有奇考之前詰鄧仲華之策杖河
北周公瑾之著勳赤壁謝康樂之破敵淝水以若寇萊

公錢若水之爲名將相彼其人皆年未及四十又何以
稱焉意攀鱗附翼及鋒而用如公者殆天作之合矣况
夫河東天下之精兵處也李淵父子起兵於此造有唐
四百年之基石晉後唐亦皆藉其士馬精強之力於以
奠王基而振絕業皆公鄉人也他如龍門之史直接麟
經河汾教授爲世大儒裴晉公之業建於淮蔡柳河東
之文重於金石與公所謂比肩而生者也然則太行之
巉嶮橫亘塞外黃河之蜿蜒傾動西極風土遒勁人物
奧衍是帝王豪傑居處之鄉也晉之爲天下烈也豈顧
問哉治其猿鶴人耳何足以知公顧念昔年宦遊晉陽
知公爲一代偉人今持天子璽書慰勞中土而其猶

讀史亭文集卷六
得以草間未老之身列公鄙屋之末雖圖麟之志久灰
而登龍之願敢後其得同黃髮之老咏歌太平之年者
皆我公之賜也特因樓使君之請盟手以代申甫之祝

讀史亭文集卷六 終

讀史亭文集卷七

序六

南陽彭而述禹峰甫

長沙志序 以下志乘

大清皇帝御極之四年爰簡恭順暨懷智二王開闢湖
南地維時草竊喙伏陽德方亨長沙郡在楚稱要害為
交廣黔滇之衝治亂恒由之雲雷之始實藉經綸倍蓰
他郡關東張君奉 天子命守是邦一切芻蕘脯餼師
徒牧圉飭庀惟謹佐王定國以師帥兼長子曰維公伐
暇日登熊湘閣四望徬徨乃東指彭蠡北睇洞庭覽九
嶷雲物於零陵之南窺五谿杳靄於夜郎之西喟然歎

曰偉哉江山之秀抑天下治亂安危之効亦約略於茲地實關焉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春秋傳曰克者力勝之辭也三年言乎久也乃書抑又紀苗民弗恭七旬乃格厥惟艱哉今長沙其古宅也是蠻蠻苗猺之所雜居烏鬼椎髻烏鼠穴居以為隩區者也邇者清皇定鼎大江以北久隸職方吳會浙閩兩粵漸次削平惟長沙一方尚罹湯火且四稔此聖人所以殷南顧憂煩師武臣力也爰蒐故實考天道人事之所由起伏與古來全勝偏安之所以蕩平扞格之故而黃髮無一存者未幾乃得郡舊乘於岳麓斷楮腐篆缺略不全受而讀之金簡玉冊揆出宛委之山亶其然矣徵博士弟子

員某某繕其業計鼎革以前事所未載者十年有奇乃為之剔燈丙夜較讎殺青訂豕魚之譌詳生齒登耗人物黔皙地氣橘橙之產甌茅舊槃瓠異聞綴之於篇為一郡良書令後來守此郡者不致文獻歎於不足是長民者不可以無學也今天子坐明堂朝羣后三年計會之典既聿斯行萬國車書如歸以昭同文之盛豈江漢之詩不載十五國而周家王化之始實肇甘棠今邵陵有古渡焉未嘗憇遺周南也自冬徂夏剗劂告成君為走予曰長安舊雨惟我兩人再晤是邦尚不惜一言以共若役不朽予乃返而為言曰我聞上帝之傍有長沙星於二十八宿列軫翼之外爰有是名他地或如

附庸然殊不盡有也張衡有云長沙一星主壽命明則多壽子孫有慶讀是書而但可曰是文獻所稱哉誠所爲天道人事之關其然耶其不然耶抑予嘗讀五代史重有感也彼時豈不業已稱制而劉隱馬殷之徒未奉正朔遲之又久至有宋乃歸版圖他如漢祖遣陸賈定桂林南粵諸郡亦必須之十三年之後時方有事中原日不暇給耳今長沙志成乃在順治五年其王化之遲速氣數之隆殺較之往牒不待智者而後辨矣張君其先江陵人具文武材先是守朝歌多異政載別傳茲不悉

攸縣誌序

皇清定鼎楚獨後服楚南古黔中地苗民隩區曩者蜂虿肆毒密邇滇黔屢勤王師順治十年上念南服弗庭命洪丞相以經略視師規進取以長沙爲治所自此楚南乃入職方攸居潭東偏地接茶陵肩背江右袁臨諸郡爲潭東戶稱要害攸以水得名沿革不一或曰一名陰山或曰別有陰山詳前史城舊範土爲之先代癸酉臨藍羯踰竊發薦紳文某疏其事易以甃勝國末苦兵燹萬事蕩然會經略治潭之十三年秦人朱某來治是邑招流散字鰥寡鋤莠育良興學校士閱明年政成又閱明年頌聲作於是簿書之暇庀館穀徵文學作攸誌厥成問序於余考禮俗貞慝揆物理競綵推戶口之盛

衰權國賦之盈虛凡武庫倉庾臺榭及宮墻剝觀卜醫
與夫歲時伏臘男女里社婚冠喪祭之儉奢好尚一一
如新豐市上雞犬皆識其舊不啻繪圖而出誠良書也
噫君子讀是書令可知矣昔漢當焚棄之餘高帝入關
鄼侯收秦府圖籍得知天下戶口扼塞然後叔孫董賈
諸人從而斧藻之漢家一代文治聿追成周豈非文獻
之可徵乎今令居荒僻之邑當草昧肇造而能取久廢
之典章文物燦然釐正以有聞於世是役也以宰天下
可也嗟乎楚之治亂天下之治亂也今滇黔旣闢車書
萬里長沙爲無事之國矣抑知吳越江淮與中原腹心
之地連年冠蓋相望牛車負擔飛芻輓餉如織如襁者
不絕於道路乎是朝廷有滇黔而後有楚有楚南北數
省可免重困攸雖支邑亦王土也則是書之成是同文
之效也予分臬朱陵奉攝潭州之檄已亥秋杪蒐兵過
攸獲讀是書而善之曰佳哉是所謂以經術飾吏治者
令真其人歟

靖州志序

自武岡迤西楓門山皆山矣則靖山國也先爲黔中地
楚莊王之後名躋者定其地後遂爲楚不獨靖也因革
載舊乘不必悉自 皇清御宇順治三年定南王實始
開闢不久復陷至十五年戊戌 王師三路下滇黔南
楚撫軍袁公帥三將軍師直抵沅靖則寶慶以西郡縣

再歸車書撫軍力也疊遭兵燹載籍焚棄州志蕩然矣嗟乎無志是無州也雖有通志及輿圖諸書可考然前徽軼事安能盡收志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延安高將軍以順治十六年奉命駐節黎靖訪故老蒐遺書於苗猺溪崗中得州志殘編一帙將軍讀而喜之遂將敦禮名士綴緝見聞爲劄劂之舉時方羽書告警有黎平之役深入苗壘蕩平山寨數百里方在鋪敘入告未即行會歲庚子孟夏予以滇藩使者道經其地將軍出篋中示余曰爲我序而傳之此明公昔年戰場也緣予黔陽之役破賊靖州西門外事在戊子距今十三年矣夫趙將戰鉅鹿下漢孝文猶然思之至每飯不忘廣武爲楚漢

交鋒處阮嗣宗亦復低回不去至有英雄監子之歎又無怪乎戰場文所由作也予應之曰予志也時州守六詔楊嗣光捧檄甫至遂欣然竣厥事予不憚珥筆爲數言弁其首以昭同文之盛他日太史陳風借輜軒之采如吳州來晉大夫諸人入東魯觀六代之樂與夫易象春秋則靖其猶文獻之國也同事者判官李萃並書

武岡志序

郡國之書以備輜軒上之天子彙曷籍成一代之典冊至重也武岡居楚南徼界荒服自順治戊戌滇黔歸乃入版章本朝得天下之要實備於此岡之有志成於康熙二年距得滇黔又七年矣兵燹後戶口稀少城無完

堞又值羽檄甫息時之不若閭左侘傺實甚未遑也且遺文剝落散失故老湮沒無所考究欲續前啟後刊磨成書非遲之歲月不可當是時吏茲土者又能休養生息收民於况瘁之餘百凡興作務還舊觀雖物力贏絀不盡如承平而規模宏遠是可書矣會癸卯七月予過嶺而來之官黔州從令君吳公處讀其草本倉卒馬首約略流覽已私心喜之曰賢哉令自予以順治戊子持節入牂牁時岡方麻沸疆場彼此而今乃列其溝塹亭障及方州之辟舉與農桑絲役織悉畢具武雖僻壤一統之業實醞釀焉宜其大夫多材庀文獻乎既而思之上此者猶堪念也使非臺使者及司守諸君文治在念

留神禮俗與革幾何不以為不急之務而草莽委之吾遊天下多矣壯哉州固望國也維是山川深阻紫犵花苗繡鬢椎髻之屬雜種羅列而居又與巫黔相隸羅施鬼國烏蠻板楯蠻虱相附喜則人怒則獸自前代戰伐亂多治少用武之國也故以武名焉是書之成文教覃敷止戈之義於是為著是亦昔人橐弓臥鼓之先資也異日者上公車會計朝宗獻琛同泗上諸姬奉盤匱於壇坫之上陳厥蒲璧得與典章文物之會一洗藍縷陋習藉此書為聲施矣昔列國之運楚歷九百有奇享諸侯之祚獨長豈非從王之效哉

新寧志序

康熙癸卯予自桂之官黔州經新寧稅公署中諸生挾
邑志問序成書矣時維陰雨頓一日登放生閣觴焉作
而言曰序之無當於書也其書可傳與否係乎書不關
序也諸生進曰子大夫遊楚舊矣楚之山川形勢星物
人文久在軺軒宜有言予乃泚筆弁其篇曰予生平輒
跡強半楚順治丙戌子爲三楚督學閱楚士覽勝江漢
戊子分藩零陵丁酉復有朱陵之役又攝長寶使者篆
凡稱楚南地主者再而三又辛丑自滇藩踰嶺道復經
此今入黔復經焉楚之戀予不去也輒二十年矣贈人
以言贈地以言一也况久要乎且夫官此者不可誣也
人一旦辭山草稱長吏縮方寸之印勞簿書攷會計事
書之選者也讀是書見邑政焉邑之元本禮俗具載於
書不必予序也

平越府志序

禹貢職方志書之祖構也其言九州十二州或擴而大
之亦或空虛無用今乃踐而土之總不外九州者近是
至漢武乃設益州益者益其所本無亦益其所本有即
嚮者二說是也其言益州者何曰越雋犍爲牂牁是也
其地荆梁之徼昔爲蠻彝所居自今開之故曰益州今
滇黔之支郡旁邑是也吾讀平越志而有感焉何感乎

爾曰外之則荒裔部落內之則春秋奉祀恐後於此見
聖人之大也平越之爲衛肇於洪武之十四年時隸於
蜀平越之爲府肇於萬曆己亥平播之後繼乃隸黔可
見山川啟閉有時雖有聖人不能無端而啟草昧之土
宇劃山河而守之究之無軼於九州之外也平越之有
志當國末祀僭竊相尋剗屠毀無虛日文亦湮沒不
傳久矣 先皇帝十五年涼州徐公乃以乘傳至畱心
訪緝又閱數年乃成嗟乎使者用心良苦夫王者頒正
朔會車書陳常藝極茂昭王治非此書莫由而况經營
草昧出瘡痍侘傺之後搜葺故乘咨度編摩以昭一王
圖籍之盛爲荒陬遐壤考戶口上司農大夫之不忘民

事何以加諸予小子讀是篇而善之往者經略丞相治
兵長沙徐公方握金僕姑躍馬沅湘饒具蕩平西南之
志今一旦釋甲冑嫺簿書而僕僕焉原本山川考覈租
調采輶軒撫耆舊抑何博雅君子哉聞之移風易俗不
可得之俗吏以經術飭治行往往見之醇儒碩彥之手
出而塞車帷問疾苦考雲物媿慝水旱機祥以成風俗
之書進而鞞黼皇猷光贊笙鏞於清廟明堂之間非言
辭不爲功皆是物也抑又聞之黎峨之俗人鬼雜處巫
風流行其人天仲狝狝與夫犵兜紫姜率皆多力善鬪
自設流官開衛所軍民長官冠帶苗裔漸化於禮義用
漢法斯比於人矣否則一睢睢盱盱耳何以稱式廓免

魁髻侏儻乎今郡志所載州一縣三衛三所四幅幘不
過百餘里其中高山絕壑邃穴深箐居其八九其實蟲
蠹耳得與於大國之數周旋盤匝於邾莒之間則播州
之役楊應龍實啟之夫以一叛人之故而今乃建牙勞
璽書其地所以示彈壓建置亦重矣由是推之水西而
外以至芒部四郡不得已而用兵可以觀風氣焉要之
非聖人之得已也禹峰曰諸志棗棗矣滑書尤蘊籍哉
余弇黯無文治刑於黔亡狀得從諸君子後一展覲之
如觀樂讀易象焉未幾又有踰嶺之行前此繫馬未久
又復匆匆道路不獲徵集合省全書廣搜文獻以付剞
劂貽來茲是余之有愧於徐君也夫

旋吉歷試草序

以下時文

予與旋吉交蓋約略二十年矣記歲丁卯小試入宛連
床互寺風雨浙瀝手一編口不絕吟旣攬夷門轡復同
旋舍晨爨夕烟與之俱因得盡觀其人與所爲文殆恂
恂處女外不勝衣走筆則二十八宿盤心胸萬斛珠璣
隨地涌出且式穀似之卽何得承明著作廬下不虛此
君一位會子辰間予以糠粃先售一官牛馬遠寄并州
望長河烽火蔽之旋吉亦專守一經兀坐半畝宮董帷
蘇錐白糝黃精罔以易初服招之以弓馭僧不受確如
也予繼避亂南遊滯淫長干且五年饑驅復起而爲吏
稱楚江祭酒縱觀雲夢瀟湘鹿門白兆諸奇勝若時時

有一旋吉在几案間而旋吉不知也今年夏予奉先慈靈自藐姑歸合防故山旋吉攜弟姪輩唁我草土中生芻光我先壟予德佻福淺蓼莪貽恨自眎慚仲弓旋吉殆居然與士之稱南州者比緊豈文章一流哉梧葉初飛南樓月色漸次窺人予于役衡永匆匆輟將發旋吉出敝篋中數篇遣時爲督學執事所鉛丹以冠宛軍者爲予佐行觴三尺秋水固在非張司空則老表斑狸二物幾千年不出知言哉抑是又何足以盡旋吉也維旋吉孝廉冢兄隆吉避地入吳卒於鳩茲五年骨未歸每對予言涕泗滂沱以爲古人死不惟其地如李白青山子瞻常州杜甫炙牛白酒腹漲耒陽皆非故鄉也其後

或以子或以女或以孫皆負骸千里重安一丘安在延陵季子博陵一事遂爲不刊哉予聞其說而感焉予與君家兄弟友善兄事之卽若也微若言固久慮及之只需時耳兩郎君能讀父書無墜薪湍其行是予志也旋吉乃爲之拭淚掩卷歛曰予兄弟辱大夫交且半生天倫朋友之際砥礪有年蓋不徒以文字知曷卽以數言弁我簡端輦帶華袞無寧茲世何必皇甫謐能重三都揚子雲果藉桓譚哉遂略其文姑不言而獨抽繹於天倫朋友之際以見予之相與於旋吉非徒然也

龍雲師敬益堂序

予識雲師在丙戌之春時楚疆版章方歸草昧甫啟人

文肇矣雲師負命世雄才奔走棘闈凡四十年洞庭以南雲夢以北無不知有雲師者如雲師又何必以制義見長抑予之識雲師固不盡關制義也雲師幼攜奇姿出將相之門於玉笈金簡之書無所不窺而又性喜任俠與海內賢豪長者遊不屑以蠹魚自了乃坐念帖括半生士死知己不忍以場屋一日之遇等之空花泡影勒之剗劖以俟後世又何須拖青紫排金闕博取人間富若貴如世俗之所稱高官巍第而後敢以文章名世哉予今而知雲師志矣黃鵠樓頭賢書初成鹿鳴方闕五馬在郊雲師猿鶴盟堅招弓不受獨持敬益堂數藝遮我行馬索片言以壽名山此其胸懷浩浩落落殷遙

孤迴尚可以尋常利祿功名之念相天下之士云爾哉雲師迺祖虎躍天門筮仕我中原栽花鄢陵至今郭外菡萏燦如雲赧事在李空同集中空同以直氣亮節高天下詩若文亦復如之為先生所拮據因雲師又可以想見迺祖矣又予常聞之譚擬陶以為雲師先伯氏友夏之所畏也夫友夏與伯敬崛起竟陵於風雅源流之外別異而為淒清寒苦之習遂令寓內三十年來三尺童子人無不喋喋鍾譚者予知雲師久雲師固絕口不為予言雲師若曰彼鍾譚者楚人也豈有雲師而楚咻者哉

雲南考卷序

滇國爨爨地居西南徼外隸禹貢梁州之域三代因之
黍離之後遂復荒落秦常額開五尺道旋罷漢興方有
事南北未暇收復其車書上國蘭滄白崕聲教覃敷率
自漢武始矣世傳漢武雄材大略臣妾海以內非前代
所及不知仍還九州十二州之舊也 先皇帝纂圖膺
籙混一六合滇最險遠遲之十五年之後自 皇清得
天下論之滇霑王化最晚宜 先皇帝軫念殘疆於昆
明甫開之日隨發帑金三十萬與民更始若是乎其不
忘滇也所謂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者非歟惟是山川
旣開人文斯蔚先是大將軍與經略丞相於得滇之日
即以學臣請上爲報可愛以今大梁李東園乘傳往視

之庚子秋冬乃得校滇中士閱明年辛丑撫軍袁公以
補鄉試議謀之督撫趙公曰勿後於是衆議僉同合疏
啟事且酌之往例地方新復取照常額減半維時 皇
上新承丕基體 先帝念滇遺意竟得以原額報噫此
異數也滇入版圖最後被國恩獨渥可不謂有天焉間
嘗卽滇已事論之自漢臨邛銜命之後浸尋至宣元亦
遂若滅若沒不復以滇爲事唐自天寶以後曠不可制
間爲上蕃鈎染患巴蜀禍延內地矣六朝江左繫名正
朔輕重無關焉五代爲段蒙所有輒數百年宋因之至
元明乃合嗟乎滇之治亂分合間發草竊割據與蜀等
有聖人起則囊括之滇以不近中國而不能常自附於

中國又以遠中國而復不能自外於中國於此見一統之難而聖人之不易生也東園兩試竣刻滇文以行問序於余余以右藩官滇不數日即有粵西之行不暇作行李戒途次楚靖適逢信使之便走筆寄此若夫文之品目有東園丹鉛在勿俟余言也余言滇事而已

黔考卷序

黔居國西南偏不隸九州名始見於戰國地近楚爲楚莊王孫躄所開以爲入滇路則黔之所由肇也秦霸西戎張儀欲以武關東地易黔中郡知其路可入滇併吞六合之心已見於此漢高乘秦弊中國力殫不及收復至孝武乃起而有之念西南荒曠古未通文教不須師

武臣力命司馬相如乘傳往收之此卽虞書舞干服苗之義也蜀漢定鼎先定南中而後議中原南中者合今之滇黔而言有黔始有滇有滇然後蜀可用此武侯先後立國之模也若是則黔雖瘠實諸國之鈐轄大一統者不得以遙陬部落棄之矣 今皇御中夏十五年滇黔始入版圖其復滇也六師三路皆由黔進黔視滇被王化又先經略丞相念曰武功旣收文德當茂古有道之世頒遺經遐荒遣子入太學用以見人文化成四海一家之意况黔爲內地深山密箐種類實繁覃敷文德其敢或後於是上書入告以學臣上請且以今山東霞滑趙公當之詔書報可維時霞滑方備兵江漢乃介馬

讀史亭文集卷七
星馳趨黔受事時順治十六年三月也今十七年庚子
朝廷公車徵天下士以明年計偕爰有鄉闈之舉黔遂
同十五國風得與盟會計匝歲以來霞潛所錄拔黔中
士卷若干將以行諸世而壽之梓余以滇藩之役受而
讀之曰嗟乎黔有文乎計中國不見黔中文十有七年
矣向者巨猾未殄金虎方耀章甫縫掖之士罹於強暴
化爲豺虎中有奇服自好者抑且匿跡墻東隱身牛儻
其文弱不能自立則又迫於饑寒填溝壑不可勝數士
子有此三變黔無人矣焉用文之今者王師所屆有同
時雨銅馬青犢之渠就我戎索一時觀光之彥搜遺書
於壁裏探腹笥於老生思樂在奏稷下傳聲黔之所以

有人也則黔之所以有文也如是則霞潛作人之功安
可沒哉昔人謂文翁化蜀比之鄒魯今霞潛之於黔也
亦然嗚呼天地生長之氣聚於東南肅殺之氣結於西
北 皇上崛起盧龍三方嚮應不數年而席捲八荒獨
西南一隅蚩尤在懸長纓之繫獨後今者車書通而山
川効靈瑞氣蒸而麟鳳斯應可見天地之氣無往不復
萬物生長於東北成熟於西南國家一統之業起於東
北收於西南亦造化之理也黔之有是錄也是同文之
盛也語曰維楚有材黔亦楚也楚有離騷黔何獨無讀
是集也爲君載半去矣夜郎王豈真不及漢縣哉

桃花洲社序

制義一道垂今三百年矣其先猶雜選舉刀筆儒士或作相公漸積中葉偏重甲科然奮身為將相尚自有人如新建威寧靖遠諸公皆進士起家得封拜至末流衰極矣詞翰專言詩文褒衣博帶養相體兩臺諸君子專事要脇如九關虎豹逢人而噬尤慣談兵說劍掣邊臣肘挫元帥之氣身居要津家為金穴彼此樹黨名曰聲氣中外交訐滄訛不已浸尋至於甲申而不寤噫流毒曷至此極乎凡此皆科目之效也竊謂興朝定鼎凡事聿新取士一途斷宜改作此不待智者而後辨也今開國十有六年矣前見某給事取士一疏有欲改制執為詞賦者此其意蓋明知此道之無用而欲去也亡何議

者依違其詞以致禾果如是則貽害將何所底乎揆厥所由源流始於荆公孰知宋家一代元氣耗於荆公其後強鄰乘之降而江淮又降而海上雖有理學諸公迄不能挽其垂絕之緒則荆公實禍宋矣世知變青苗而不知變此何異代而同符也常令江寧張子刻常邑諸子菽求序於余余不敢以此意正告為婉其詞引新建諸公以壯之科目中豈盡無人哉亦求其所以不愧科目者而已則此篇姑存之可也

湖廣考卷序

予奉督部二公題補楚學使之二年乃始得披武漢士而閱之先是銓選有人 綸音久未下為歸計且日夕

去旣則直指宋公援十省例疏補鄉闈檄予試適逢王
師奏凱南郡餘孽駭大將軍駐節漢口天事飭地事
懋哉爰掃舊棘闡地拾瓦礫登進之督諸子僣首攻八
股藝哦聲喁喁出四壁間松籟相答烏啼互起甫經旬
合兩郡十二邑士之尤而成書乃爲一再讀之歎曰楚
師其可料哉曩者蜂蠆頻仍鎬鏑相望金木竹箭空連
徒以無存杞梓皮革與卿材而俱盡即有一二踔躔嘉
遜之士脯糗維艱鬼中殤宮爲鄰民氣索矣底滯不震
誠有然者求所爲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份份戛戛乎
其難之矣乃今觀之夫孰爲是鼎鼎爾夫孰爲是奕奕
爾大都雲夢欲吞江漢長流大別小別之砢砢鳳凰鸚

鵠之跂翼尺幅中無多讓焉仙經曰神山五百歲一開
得其石髓食之壽與天相畢此金玉之精也史稱明月
之珠藏於蚌中自有蛟龍伏此間之能有諸子諸子之
能有茲篇固不盡關人事爾時繽紛以變易蘭芷變而
不芳屈大夫蓋有爲言之也予行矣後予而來者將無
北野之歎乎縱有他樂吾不敢請抑說存乎馬肝矣

庶草自序

皇輿敗績衣冠南渡中原大姓強半江隩予以癸未重
九先慈不造客殞并州爾時商於道第骨立心摧合防
靡計爰卜兆姑山之阿草感襄事歷羊腸孟門諸險間
關星趨而邶鄘而清淮而瓜步遂達武林虎吻鯨波狐

嘯鬼泣不可爲狀一介行李都賦子虛向來穴黎數紙
與脫腕藁間行所謂古文詞者遂復一切遐棄男兒心
血無多汗浹指裂風雨廿年一旦遂爲暴客所譏求爲
覆甌不得譬之懷人草木臭味寤歎殊淡然每一念至
立言者古人不得已之業也非復窮愁不獲以著述自
見自悔少作見嗤壯夫詎惟一世哉矧夫鼎沈少海天
造草昧向來文字之孽世道受之生心害政有開必先
則亦行道置之不復追憶矣亡何今年秋出九華解纜
揚子式歸邨鄧迎先慈柩窆里謀丘壑終老勿兜不圖
復爲當事物色簡補一官於焉匏繫顧念鑒衡文司也
不文如予濫竽斯任則真辱 朝廷而羞當世之士矣

賈人以例請予謝唯唯且以前言質賈曰不然庚辰之
役明公名在天下人與璠而家結綠漢代博求遺經九
十餘齡之老尚能口授存周宣於鼓起魯恭於壁民間
俊秀薦紳先生猶能言之予謝唯唯未幾殺青成帙爲
主人徵序主人笑曰別來五六年矣烽燹雜沓經笥縹
緗總歸燄燄汝何以自存之物者無一語似與予從未
識面者迨然曰此非予草也母乃庶幾予草乎合次
兒二作付之賈人此賈人大屬有心若夫散漫委逸不
可收拾者賈人不任其責兒輩或將從而補其缺矣

送襄陽劉燃長序

贈送

壬辰臘月廿一日襄陽劉子燃長衝雪跨蹇驢謁我穰

州之百花洲次劉子子廿年前舊交也噫丁丑之歲鄧
城不戒屠於巨猾予自長安放歸故里鮮片椽燕且巢
林予同張王兩孝廉賃廡大堤時襄爲郎撫屯兵地甲
冑如蝟毛羽書旁午周旋羈旅中者半皆目不辨丁鷓
冠之流不則二三駟僮市上紉袴少年耳士子唯劉子
閣星汪子鷺每手攜一尊過我或夸猶習池或登覽隆
中晨而往暮而歸或不歸籠燈檀溪醉模峴石略同庾
信之哀江南渾忘仲宣之在荊州別來且十餘稔每翹
首襄雲想結漢水政如昔人所云魂魄亦應戀此耳亡
何丙戌之歲予弭節鄂渚校南北士劉子乃走雲夢漢
陰一帶復晤我黃鵠磯下我謂劉子曰古棘陽今之棗

陽也爲光武中興舊地山川葱鬱綿芊春陵王氣在焉
盍往觀之劉子遂以廣文官其地適來又七八年予鍛
羽故山猿鶴夢穩回首故人星歷雨散鄭玄已去嗟扶
風之帳空任安不畱憐平陽之幕冷乃春風閣下雨雪
漉漉尊酒屬客劉子徑醉歲時如流朋曹聚散真如更
闌燭後得不悵惘後會有作何時乎

劉母八十序

以下闕閣

往遊南都見其山川秀拔蜿蜒森鬱風物隱賑士大夫
冠側注衣長裾吐爲文章莫不振厲風發權衡一世其
士女懿訓內德筐篚筥籥外教令子成名者閉相接則
歎曰東南王氣在焉顧不然歟在昔嬴秦亂德真氣出

揚州宜在建業秦政改丹徒爲秣陵以厭之數百年而孫氏實興其地中原蓼擾司馬氏猶因之以偏安江左閱劉石五季之亂長淮以南華風歸存迤邐至鳳陽龍起江北一時人物雲蒸霞蔚則山川之包孕天地之所愛惜者厚矣若是則圭璋麟鳳之姿不應獨在男子侯王將相之傑出不應獨在壽陽一帶千年之內五百里之間其蘊崇何隆也進士劉覺岍先生金陵人也其母鄒太夫人以予前所稱懿行內德教令子成名者惟太夫人則固犖犖最著者矣夫人生而靜慧性行淑均有關睢風嫺家人之義其素所蓄積然也覺岍之先大夫兆熊最晚舉丈夫子者四皆出太夫人覺岍行一先是

太夫人禱瞿曇而覺岍誕焉以故其家戒殺不嗜五葷見世人割牢犴犴鳧鴛等物吞腥喙腐饕餮刀俎輒憤懣形於色若將仇焉日用所需惟是果蔬蹲鴟棗栗江南之俗羹魚食羸蛤覺岍猶多方勸沮若是人身犯大戮不齒名教者然皆遵太夫人教也太夫人之言曰西方之書有之世所以懼刀兵劫者以不戒殺耳小子識之以故覺岍迄今奉教唯謹次孝廉次諸生奉太夫人教一如覺岍今年太夫人年八十矣先是覺岍以西曹長得以例分藩南粵覺岍念曰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慈親垂白萬無母子俱往理吾得菽水侍膝下足已且兩弟耳一以薄祿羈縻番禺一以子衿遊學四方

讀史亭文集卷七
吾爲冢子應不敢違杜履志決矣太夫人敕之曰是何
言爾不聞得祿以養親者仕宦之榮也先公而後私者
人臣之義也今南方未定 聖主旰食昔漢高之世尉
佗自帝南海陸賈一書生耳奉尺一之詔當百萬之師
未幾南粵稽顙望風稱臣且汝又不見孝武欲開西南
唐蒙相如諸人身實先之迄今名照竹帛度五嶺開九
郡豈必將軍哉汝人臣也義不辭難行矣勉之覺岍弗
獲已灑涕登舟望洞庭進發然其意固未嘗一刻忘太
夫人左右也今年夏抵潭上丞相書曰顧其實病不任
官且小人有母以今年八十惟某以不能就養爲恨兼
有狗馬疾願乞骸骨歸錫類之仁是在臺閣云云丞相

讀是請感焉爲具草章故事報可有期維時二三同人
聞其事爲咨嗟太息曰非是母不生是子哉夫王陵建
鋤呂之勲溫嶠延永嘉之祚功名非不卓絕然而伏劍
絕裾千古痛之此其人雖位極人臣隱微不可問矣又
潘安仁板輿而迎慈顏毛義捧檄而喜親在此其人或
運際隆平祿養易致耳今炎荒用兵蚩尤未退爲人臣
者以一身試不測之淵爲萬里之遊曰大君有命則然
耳如老母何此覺岍所以確然引退棄此雞肋而不顧
者也誠所云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者是耶非耶此豈
王陵諸人所敢望哉抑吾聞之覺岍伯母今年九十餘
太夫人娣以相對霜髮皚皚善七箸不事杖掖一門之

內有兩壽母亦奇矣五讀天官家言有云河鼓之旁星
為婺女又其旁為織女皆在吳之分野主布帛裁製絲
帛珍寶之屬王者至孝格神明則厥星明女工舉今
皇帝方以孝治天下劉公起而應之二母者母亦其即
二星之精歟然則攬勾吳之俗觀延陵州來之風又不
獨秦漢以來王風江左矣

傅母節孝錄序

讀史至東漢君子傷之曰是何節義之多而無救於國
家之亡既而思之亡者有其存者也當其時內豎外戚
交訐關東諸君子以討賊為已任汝南名士為多四世
三公袁本初兄弟實倡之袁氏汝南人諸以母成子名

者如范滂孔融諸君子或身被戮辱而甘心與李杜同
歸或藏匿亡命而一身先二子同盡大抵成東漢節義
者汝南也成諸君子一時忠孝之烈不與漢社俱屋留
為史冊光諸母力也我讀和鳴太母節孝錄而愴然有
感焉和鳴今之汝陽人汝陽古所稱節義之鄉而諸母
成子之名因之而著也按婦人之有懿德令子名動天
家為夫爵子爵所不盡者則朝廷得而君之且得援引
古諸侯及五等之爵子見存者母得而太之噫以筭翟
之細行不越中饋酒食之間而天子得而君之且太君
之婦人盡辭也然婦人之義以節稱婦人之不幸而人
子之所不忍言者也太君以十六于歸以二十四稱未

亡人且四十年嗟乎密已太君有子四人長者屏翰既已旬宣青齊表東海仲子和鳴視草中秘讀虎觀書官太原郡丞有能名今守邵陵值滇黔初下悉索敝賦與老兵雜處庚癸是慮和鳴能兢練胥氓無悞乃公事德業固有進於是者夫世間婦人以節著以苦節著有矣然大都得令子而名益彰如和鳴兄弟至於繼和鳴起者如渥洼駒如鸞鷲五色毛皆天之所以報太君而太君自食其報也然吾所謂婦人之不幸而人子之所不忍言者固未有若斯者也若夫修瀆以事二人蘋蘩以供孝饗固太君餘事婦人所難唯節耳節未有不孝者也予小子少孤奉母教唯謹今老大無所成慈闈復見

背讀孝節錄不覺涕泗之橫集也抑吾因敘太君復有感於東漢之季也夫東漢世祖起南陽一時將相半在南汝至於黨錮禍起汝南人起而倡之而節義之報斯烈今寥落幾千年何將相不常有而節義不絕於世耶且尤在婦人女子也是又汝南之不幸也是可感也

廖母內則序

教養君師之責也施之於家則父母分任之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言父可以不言母曰兼之也人不幸父不得終其教而以母任之鮮民之最悼也故古來父教子成名可以不傳謂其不勝傳也亦曰此人之常不必傳也獨母氏則起而收之而人子之心苦而爲母

者之心愈苦於是司風教者錄之史冊以示天下後世
之爲母者人子常本是義於母氏佐父之不及則母亦
父也故可以言父而不言母亦可以言母而不言父也
所云兼之矣歷觀古英流名傑或位居台司名垂竹帛
成於賢母居多其有負母而隱忍以就功名與借母以
行其干祿冒進皆君子所恥名教之大戮也如漢丞相
陵溫司馬嶠潘黃門岳諸人其最著也若此者其於人
賢不肖何如也廖爲長沙著姓今郴衡間往往多有之
茂才元愷兄弟三子衿之孝子也時以晤樞相長沙將
有六詔之役三子執其母行狀示予且借予一言以傳
其母於世子心戚矣尚堪爲他人傳其母傳其子而可

矣抑予又何能傳其子自恨少失怙受母氏教養得至
長成丁亂離碌碌無所表見今頭顱衰白尚局促若羸
駒爲萬里之遊獨不悲故園風木哉蹭蹬遊宦雖異絕
裾之情終缺攀輿之奉負阿母尚堪爲他人傳母哉予
滋愧矣滋感矣

衛母貞節序

河東衛猶箴先生以名進士起家屢官黔中督學使以
今上二年鄉試竣舊例 皇太后壽則僉舉監司一人
賚捧之期在明年仲春黔去京師萬里恐冠蓋不能時
至臺使者爰命猶箴星趨就道維時仲冬初五夜藩臬
守巡諸君酌酒於華燈之下爲公祖餞酒數巡猶箴乃

垂涕言曰是役也爲 太皇后祝釐也普天率土爲我
后稱萬年觴展錫類之仁是矣顧私心猶有未盡者小
人有母今且髮毳毳亦恃粥耳顧其初稱未亡人者輒
數十年今爲子者旣策名爲人臣抑思其所以爲子乎
因攬泣而起願借諸大夫一言志母兼貽不朽予小子
乎諸大夫聞是言有泣下者因詳母狀系出太原之王
氏其于歸猶箴之太翁時尚未笄相太翁力學曰士貴
以文章得名耳止取青紫博富貴非丈夫也會太翁不
祿卽世遺藐孤方十餘齡卽今猶箴也爾若煢煢四壁
人鬼是居母引刀自誓曰天乎使天不有是子吾何用
生抑使天不使二人在堂吾又何用生於是躊躇於孤

兒老親之間欲死不能欲生不可志亦憐矣旣而姑妯
多方解慰乃焚香泣血曰但得吾子成名及雙親七箸
不匱吾少緩須臾正復有待也謂猶箴曰吾之不死爲
若也若能繼父未了之志他日得一命以報死者於地
下吾願畢矣又泣愍二人曰媳之所以徒存以有遺孤
耳二人庶其瞿瞿杖履祝嬰孺長進則死者猶生也於
是課奴婢耕織罔有懈於風雨紡車軋軋絡緯寒蠶相
爲斷續左右土爇瓦燈猶箴兀兀其下歷寒暑無輟蓋
數十年如一日也亡何二白相繼告殞太夫人則爲鬻
釧釵易華院舍歛衣衾之費不敢以家計菲薄儉吾親
於窀穸迄於今猶箴已貴坐念母節尚未邀九重之知

宣付史館俾天下後世想聞風烈此猶箴之所低徊欲
絕壯遊而猶有不豫之色乎且忠孝一揆今之載皇華
而往者皇皇我后實以孝詔天下矣若使人子如猶箴
而猶不能傳其母則世之未如猶箴者當何如也跡猶
箴太母之心既不能副當年同死之願雖子爲三公身
被九錫不足爲榮豈有心於華袞之及而窺猶箴人子
之心若有所忍隱不能置諸懷者則不止猶箴之心而
天下爲人子之心也述論列至此輒不覺廢書而嘆述
亦孤子也先王太夫人撫孤同葬父母同而述厠名於
士大夫之末又同今者互壤久閉遺烈未闡今爲猶箴
代傳其母是重予戚也猶箴將行之明日述感猶箴之

意且聞二三大夫之言爲此說以待輶軒之史

讀史亭文集卷七終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